

ནོར་བཟང་དང་ཡིད་འཕྲུག་མ། 诺尔桑与莹婵玛

次仁旺堆 编著
扎西东珠 马岱川 译



民族出版社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诺尔桑与莹婵玛

次仁旺堆 编著

扎西东珠 马岱川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尔桑与莹婵玛/次仁旺堆编著:扎西东珠 马岱川
译, -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7
ISBN 7-105-07813-8

I. 诺… II. ①次… ②扎… ③马… III. 藏戏 -
剧本 IV. I23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332 号

NUOERSANG YU YENGCHANMA

诺 尔 桑 与 莹 婵 玛

译 者	扎西东珠 马岱川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www.e56.com.cn
排 版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印 装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3
印 数	0001-1500 册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定 价	23.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藏文发行科电话:010-64227665 58130509)

扎西东珠，男，藏族，甘肃卓尼县人，现在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工作，副研究员。自1981年至今，已发表小说、影视剧本、译文、文艺评论、散文、学术论文、诗词、专著等90多篇(部)。代表性成果有专著《〈格萨尔〉学史稿》(二人合著)、中短篇小说集《山梁上的白马或爱的折磨》、电视剧本《南来的风》(二人合著)等。

马岱川，男，东乡族，甘肃东乡族自治县人，1967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文专业，原为甘肃省民委干部，现已退休。曾有多篇译文、散文、论文发表。

责任编辑：卓玛青措

封面版式插图设计：扎西东珠

封面插图尾花绘制：散人

浅谈藏戏剧本《诺尔桑与莹婵玛》的思想性

(代译者序言^①)

扎西东珠 马岱川

《诺尔桑与莹婵玛》所演绎的故事蓝本见载于《如意藤》及《释迦百世本生传》等经典中^②，名为《诺尔桑明言》^③。在五世达赖罗桑嘉措(1617—1682)所著的《西藏王臣史》，名为《莹婵玛的故事》。以后又在著名诗人六世达赖仓洋嘉措(1683—1706)的一首诗里被引用^④。《东嘎藏学大辞典》“戏剧”词条中(P1818)

^① 此文原载《格桑花》1983年第1期“藏族作者专号”。用作译本序言时，文字略有改动。

^② 据霍康·索南边巴大师云，《如意藤》有“纳唐版《丹珠尔》经典中的印藏合璧《如意藤》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的散体《如意藤》”(《西藏艺术研究》1992年第2期“八大藏戏之渊源明镜”)。诗体《如意藤》为古印度善自在王著。内容主要是描述佛祖释迦牟尼宿世为菩萨时的行状与经历。13世纪时，印度诗人拉卡米迦罗及藏族译师甸多吉坚赞译为藏文并校订。

^③ 其中有诗曰：“功德宝藏无穷尽，诺氏国君降世间，威势强盛治天下，修习妙音佛母法，获得如意美妙果，不求名声无贪心。美貌佳人王后妃，嫁得王子诺桑王，荣华富贵顿俱生……”(转引自霍康·索南边巴著、计美南加译《八大藏戏之渊源明镜》，《西藏艺术研究》1992年第2期)

^④ 该诗曰：“心爱的意抄拉姆，是我猎人捕获的。却被显赫的君主，诺桑王抢去。”引自王沂暖译《仓央嘉措情歌》，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庄晶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中该诗被译为：“情人依楚拉姆，本是我猎人捉住。却被权高势重的官家，诺桑甲鲁夺去。”(引者注：在藏语中，“猎人”和“渔夫”为同一词。)

记述，据第司·桑结嘉措（1653—1705）所著的《金塔世界殊胜之目录》记载：布达拉宫之红宫落成典礼时（1694年）曾演出过《诺》剧。据此推测，此剧的出现，不会迟于17世纪下半叶。

作者次仁旺堆在该剧本引言中说：“贤哲大师们昭然撰述的《诺尔桑法王传》已有多种。”跋语中又说，他所改编依据的那本《法王诺尔桑全传》“原本共载有四十六章”。就是说，在他之前《诺》剧有多种蓝本行世。布达拉红宫落成时演出的《诺》剧可能就是依据了其中之一。而次仁旺堆“从舞蹈和说唱的角度出发，作了适当的增减，成为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脚本。”他进行了再创作，这才成为这个藏戏剧本。改编的宗旨和中央民族大学所藏手抄本所言：“作者次仁旺堆见到《诺尔桑明言》受到古词和韵律的限制，在表演上有缺点，因而改编为《诺尔桑王子传》”^①基本相同。

藏戏是以民间歌舞与寺院法舞为基础，配以文学内容（戏剧故事）、表演程式、唱腔、道具、服装、礼赞、祝福、剧情道白（用快板似的韵语）的综合艺术。它起源于跳神仪式的傩舞，由傩舞而演变为傩戏，与娱神活动有紧密联系。早期的藏戏，故事情节较为简单，演出场地一般为广场、场院、草滩，伴奏乐器多为打

^① 转引自王尧《藏剧故事集》，17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

击乐器，演员戴面具以其造型不同而区别人物的善恶，表演以道白为主。14—15 世纪的噶举派僧人唐东杰布（1361—1485 或 1385—1464）被历代藏戏艺人尊奉为藏戏祖师（以至今天，藏戏演出时，舞台上总会有戴白色面具的唐东杰布的形象出现），他创建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剧团——雅龙扎西雪巴七人剧团。到 17 世纪时，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受到内地戏剧的启示而倡导改革，将藏戏从主要是酬神仪式中分离开来，成立了职业剧团。藏戏从此由广场剧逐渐发展为舞台剧，伴奏乐器中也增加了弦乐、吹奏乐器，演员讲究唱、韵、白、表、舞、技六功，形成了以演唱为主的戏剧。藏戏唱腔有 20 种以上，男、女、老、幼、哀、乐、悲、欢各不相同。到 18 世纪，藏区的藏戏事业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出现了许多专业的演出团体。例如，拉萨的觉木隆剧团、山南的宾顿巴剧团、萨迦的霞果哇剧团、后藏的祥巴剧团、仁布的江喀曲宗剧团、西康的巴塘剧团等等。

对于作者次仁旺堆，译者没有充分的资料考察他的身世，也不知他的生卒年代。我们仅从他自称“风流浪子”和民间有关他的绰号为“丁青宁巴”（疯子）^①来推测，丁青人次仁旺堆在当时

^① 丁青，地名，位于西藏北部，距拉萨 805 公里。1960 年丁青宗、尺牍宗、色札宗合并，设置丁青县。

的社会，只是一位在协噶尔宗任“宗本”之职的下层小官^①，并不是一位高僧大德（他在这本书第一章结尾的几句评语中说：“……这还不如我次仁旺堆这个风流浪子，除了惧怕梅毒和寒邪病之外，却无那等可怖的灭顶之灾”——指咒师黑蛇卡憎被渔夫所杀）。据此推测，他也可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而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常出没于基层社会的知晓民间疾苦的风流才子。

像他这样一位剧作家，他所改编的剧本中，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自然会更浓重些，也能较多地反映下层社会的呼声和愿望，作品的民间气息就会更浓烈一些。因此，这个剧本也就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人民性，当然它也就具有较高的审美与研究价值。

渴望结束动荡年月 向往幸福安宁生活

众所周知，17 世纪至 18 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时间，是西藏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处在连年战火和激烈政教斗争年代中的 17 至 18 世纪的西藏人民，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早日结束动荡的年月，能过上安宁的生活了。《诺》剧剧本借助蓝本故事情节有意无意地客观地反映了这

^① 据霍康·索南边巴大师《八大藏戏之渊源明镜》言“大约在七世达赖喇嘛时期（1708—1757——引者注），丁钦·策仁旺堆任协噶宗本期间，以此为基础整编成藏剧剧本”。

种愿望，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剧情展开伊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过去国情、民情、历史、疆域甚至宫殿的规模大小也相同的两个国家的景况——俄丹国国泰民安，一派太平盛世景象；仁丹国万户萧疏人遗失，满目疮痍。通过对比，作者借剧中人物之口直言不讳地道破了仁丹国衰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如何治理国家这个内因上。国家衰败了，不但使黎民百姓“暗里呼救叫苦”，“纷纷别故里”，就连平时暴戾恣睢的君王西巴也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他也希望通过歪门邪道来扭转颓势。这里，作者试图通过情节的描述告诉人们两点：其一，结束动荡不安的年月，再现太平盛世的愿望人皆有之；其二，不能妄动干戈。作者的这些思想观点是让一个艺术形象——一个亲眼看到过去歌舞升平景象，今朝又受尽乱世之苦的一百八十岁的老者之口说出来的：

… …

却让鬼魅妖现当伴身，

耿直忠臣尽遭贬与罚，

宠信佞臣小人受重用，

你丧失王道又伤风化。

你不崇信神明信谗言，

你供养了邪魔遗祸大，
使得骗子卜士乱朝纲，
国运颓败二十多年啦！

这老者声泪俱下的控诉，怎能不使人联想到当年饱受战火、饥荒、瘟疫的折磨及上层统治者的残酷蹂躏，痛苦呻吟、挣扎着的广大雪域人民呢？这痛斥、控诉显然出自群众的肺腑，是血雨腥风中人民渴望太平盛世再现的呼声。

人民盼望国泰民安的愿望，作者在这一剧本中还从另一角度表达了出来，即表现为对非正义战争的反对。

在哈惹的阴谋策动下，俄丹国老国王诺尔青强逼诺尔桑王子远征“摩郭人”。于是，战祸给人民造成的妻离子散的凄惨景象，被作者别居匠心地浓缩在了王宫里：王子难舍难分新婚燕尔的爱妻莹婵玛，柔情缠绵，感天动地；王子与母亲依依相别，声悲情苦，剜心挖肉……这一幕幕摧人心碎的场面描写及剧中人物的吟唱道白，感人肺腑。最后，连王子本人也直接诅咒他自己直接参与的这场战争是“乱杀无辜”，是“莫大的罪孽”，是“无缘无故”的战争。在父王迎接他胜利凯旋时他直截了当地说：

摩郭人原无进犯我方意，
但我仍遵父王令剿灭之。

其实是坏了良心违天理……

千辛万苦取得的战争胜利所刺激的那点兴奋也早被深切的悔恨所淹没了。王子发誓说，如果今后还有这样的战争，他宁可舍弃王冠也不愿再参加了。他甚至怀疑，莹婵玛的出走就是因为他参与了这场战争的“报应”。

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必定要表现现实生活与社会矛盾的，它必然会打上作者本人的思想烙印。作者在这部作品中通过故事情节的演绎和人物命运的起伏，突出表现了这样一种思想：战争破坏了家庭的温暖安宁，战争扼杀了甜蜜的爱情，战争夺走了母爱，战争逼得人们背井离乡，战争是佞人利用的工具，战争是真、善、美的摧毁者，战争是假、恶、丑的帮凶。

作者的这些所思所想，除了能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藏人民的强烈愿望之外，还能使我们体会到，今天我们必须在内外相对安定和平的和谐社会环境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态，从而振兴中华的现实意义。

歌颂纯正高尚爱情 追求幸福自由婚姻

纵观《诺》剧的整个剧情，这部作品采取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传奇式的描写，真实而深刻地歌颂

了两位主人公纯正、高尚的爱情。

让我们顺着这部作品的情节线来看作者是怎样着力描写人神相爱的。王子夫妇初婚时，作者对那种恩恩爱爱、形影不离的幸福爱情生活作了生动的描写与叙述，热情讴歌青年男女间的纯正爱情。作者又通过描述莹婵玛和诺尔桑的悲欢离合，寄托了对安定、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表达了反对和憎恶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的思想感情。这在诺尔桑王子即将出征时对女主人公说的一句感慨话语中作了充分表达：

你我自身难作自身主，

就连相聚分别也难定！

当故事情节发展到王子与莹婵仙女的爱情生活高潮时，剧情也掀起了又一个新浪峰。原由国父王给王子“名正言顺”娶来的五百妃姬成了王子追求自由婚姻的绊脚石，靠封建婚姻制度和强权撮合的五百妃便“形若丑猴”，她们成了嫉妒、阴谋、罪恶的化身（实际上她们也是封建婚姻制度与王权制度的牺牲品、殉葬物），而“如海螺般洁白的爱情”的繁枝茂叶便从作品主人公渴望纯真爱情的情感沃土上生长起来了。

作者通过王子被迫远征和莹婵依依相别这场戏，对两位主人公的婵娟爱情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王子为了表示对爱情的诚笃，

除了留下作战实用的兵器与戎装外，他什么东西都可送给莹婵玛作信物标记：头巾、精致的汉刀、指弦、右旋宝戟等等。即就是这样，莹婵仍悲怆地哭诉道：

王子啊，我心爱的人，
再次请您听我说几句，
为赙赠信物我感谢你！
但是赙赠怎么能使我，
熬过漫长的夜夜日日！
请佩上这精美汉地刀，
因为你要北征去杀敌。

我只要你的葛迦尔囊玛，
将希望信赖爱情全托之。

她只留下王子的贴身衣物“葛迦尔囊玛”，用这件“还带着他体温”的内衣遮住双眼，不让那摧人心碎的别离情景映入眼帘。也只有这件贴身内衣离心爱的人最近，最有资格充当爱情的信物。“最细微处见真情”，从这段细节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匠心所在：纯正的爱情胜于一切。

作者按这个基调，在推进、发展、深化爱情这个主旋律。

当诺桑王子班师回朝，向父王询问为什么不见了莹婵时，父王说，你已经有了五百妃，你如果还想要，父王可以给你娶个和莹婵仙女一样美丽的，也可佩带双垂瓔珞，名字也可叫做“莹婵玛”的女子。王子断然回答父王说：

既然北国俄丹的神灵与人，
是如此地不仁不义又不慈，
与她永生长别还有啥意义？
非莹婵似仙女美人我不要，
无莹婵当国王还有啥意思？
没莹婵我要这个家有何益？

在这里，作者突出表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和专一，爱情不能拿数量来代替，也不能用别人、美色来代替。王子的执着，激怒了父王，他终于摔出了最后一张王牌，让诺尔桑交出兵权，取消他的王位。诺尔桑毅然表示：

我要上天入地去找莹婵玛，
找不见她宁可流浪街头去！

至此，戏剧冲突发展到了又一个高潮。父王听王子说要舍去社稷寻找莹婵玛，无名火从心头燃起，他勃然大怒，呵斥王子：

败家浪子诺尔桑你听着！

为了莹婵玛一介贱女人，
你竟要舍弃社稷和双亲？
众目睽睽之下你不害臊？
你不怕败坏了北国传统？
要流浪行乞你就立刻滚！

通过这些场面的描写，作者把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表现得入木三分。贾宝玉失去心爱的恋人之后，抛弃了那个封建家庭出家为僧，以示反抗。而诺尔桑王子为了追求自由婚姻，宁可抛弃“神仙般的享受”，抛弃至高无上的王权王位，不顾所谓血统的高贵去四方流浪。在青藏高原上演绎了一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神话剧，简直就是温莎公爵与辛普森夫人爱情传奇之藏地版歌舞剧！这般的情节，如此的率真，使我们看到了这部作品闪烁的金光。

诺尔桑失去莹婵后，毅然决然于深夜从王宫出走，如疯如痴地登上山顶向十方八面呼唤莹婵玛，凄然之状跃然于纸上。对景伤情，感到柔情深埋，有负莹婵玛对他的深情厚意。

强烈如火的感情，必须要用醇酒一般的诗的语言来加以抒发：

我思念莹婵玛啊，声欲绝，
我的痛苦呼喊啊，传四方，

幽静山巅只自己呼声回响。

这一生若再见不到莹婵她，

只求在此山巅快快把命丧！

但愿我和她在来世再相见，

相见时她和我倾情诉衷肠！

王子这悲楚的内心独白，直抒胸臆，写得多么真切，又多么动情，悲愤苍凉，回肠荡气，在苍凉中饱含着热烈，在绝望之中洋溢着希望，使读者、观众为主人公悲惨命运掉下感同身受的眼泪。读到此处，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在封建婚姻制度下千千万万的相恋男女是怎样被万恶的封建制度所摧残拆散的。

在对人物前后几次悲欢离合的感情爆发的描写中，也流露出了作者对忠贞爱情的热情赞扬，对邪恶势力无比憎恶的思想感情。

作者的苦心孤诣，还表现在他笔下的仙女莹婵玛这个形象上。作者除了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绘出她翩翩飞天的优美姿态与人相异外（其实，她和诺尔桑正是作者理想中最完美的人！），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美丽的藏族少女形象。莹婵不但能爱上人间少年，而且爱得那样深，那样诚笃，忠贞不二。她和王子心心相印的爱情，作者用一个情节突出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